



太空鲁宾逊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空鲁滨逊

【英】雷克斯·戈登 著

刘明福 张建琪 译 傅丹灵 校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No Man Friday

by Rex Gordon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William
Heinemann Ltd in 1956

FIRST NEL PAPERBACK EDITION DECEMBER 1977

责任编辑：伍幼威

封面设计：范建平

太空鲁滨逊

(英)雷克斯·戈登 著

刘明福-张建琪 译 傅丹灵 校

出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江苏江阴人民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625 页 字数143,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书号：10196.043 定价：1.00 元

译者的话

说起鲁滨逊，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英国著名作家笛福创造了这个身披山羊皮、头戴兽皮帽、肩持一支来福枪、手臂上站着一只鹦鹉的平民形象，并通过他在恶劣的条件下与大自然所进行的艰苦搏斗，生动地表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热情地歌颂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无疑，这不仅在当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且在现在都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长期以来，鲁滨逊这个人物一直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自从这个大胡子的人物形象被介绍给我国读者的近百年来，鲁滨逊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建国以来，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年轻人甘愿做现代的鲁滨逊，在开发我们伟大祖国边疆的过程中，来到偏僻荒凉的海角天涯，把热血青春、聪明才智以至生命，献给了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伟大事业。在这部翻译小说中，我们将给读者讲述一个宇航时代的鲁滨逊的故事。

那么，宇航时代的鲁滨逊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英国作家S.霍夫（笔名雷克斯·戈登）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在太空中由于意外事故而登上火星的探险家。他就是英国的机械工程师戈登·霍尔德。他象鲁滨逊一样——不，比鲁滨逊更加

困难，因为他没有“星期五”的帮助——在这个陌生的地球上，他独自一人开始了探索与创业。火星是与地球完全不同的星球。霍尔德不是天文学家，不是地理学家，不是化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但为了生存，他利用自己的各种知识，通过劳动制造了必需的工具，以及空气和水，也找到了食物，还和火星上奇特的智能生物一起整整生活了十五年。读着这些有趣而曲折的故事，读者会得出一个结论：知识加技能就是力量。

这个太空鲁滨逊的形象是S·霍夫在1956年创造的。如今近三十年过去了，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从此，人类开始了宇宙探险的历程。人们不但登上了月球，还在宇宙中行走，成功地进行了多种科学实验。但是，人类还没有实现到火星上去探险的幻想。读着S·霍夫笔下对火星生活详尽风趣的描写，我们不得不对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心悦诚服。我们深信：人类总有一天会登上火星和其他的星球的。不过，那时我们可能发现火星并不一定象作家所描述的那样。尽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幻想毕竟是幻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宇宙必将不断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但是，S·霍夫所歌颂的这种“人通过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精神将永放光芒。宇航时代“鲁滨逊”的创业精神，将永远会激励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去走一条有价值、有创造性的人生之路，去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

这本小书用风趣的语言介绍了许多宇航知识，有的地方似乎技术性太强了，难免令人略有枯燥之感。但读者很快就会被主人公的命运所吸引，忍不住要一口气读完全部故事。可以说，这既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科学题材的小说，也是一本

内容丰富而严谨的宇航科学的教科书。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作家在笔下也流露出一些没落颓废的人生观，甚至发出对生命意义的怀疑。但这并不影响贯穿全书的那种顽强奋斗、积极向上的令人振奋的主旋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在五十年代就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本质，有所认识，有所谴责，也可称得上是难能可贵的了。

译者把这本小书介绍给我国的青少年，愿他们能展开幻想的翅膀，激发起对探索太空奥秘的浓厚兴趣，争取成为我国第一代的宇航工作者，为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探索宇宙的事业，贡献出全部聪明才智。

译 者

1985 年 1 月

576017

199

宇航时代鲁滨逊的遭遇更动人心弦

鲁滨逊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

请读宇航探险小说——

《太空鲁滨逊》

书号：10196·043

定价：1.00元

1

火箭发射场设在威麦拉¹，四周是我们居住的铁皮小屋。由于发射不时失败而发生的爆炸，使发射场上布满坑洼。但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迥然不同，坎坷不平的地面干燥缺水，不是那种泥淖。每当拂晓或黄昏，这里给人一种荒凉的印象，使人觉得这一带风景的特色，不过是一片黑黝黝的平坦土地，以及几根歪歪扭扭的钢梁罢了。可是，至少还有一个人曾经说，在这种景色中他看到了美妙之处。这人那时正在画一幅画，并希望有朝一日这幅作品能挂在泰特美术馆²的画廊里。

我不知道他是否完成了那幅画。我只知道打那以后，他仍在赶着画那幅《精神病患者的休假》。据他说，这是一幅表现孤独与寂寞的作品。当时他正深陷在孤寂之中。那时，火箭还没有带着震耳的尖啸声冲天而起，到处是一片沉寂。荒野给人的空旷而压抑的感觉，从铁丝网外不断地渗透到发射场里来。

这地方真是少见。大部分人都在诉苦：日头太毒，天空没有一丝云迹，亮得令人眩目，太阳日复一日地烘烤着铁皮屋顶。风终日不息，卷起遍野的尘埃，有时搅得天地混沌，

1. 威麦拉：地名，在澳大利亚。

2. 泰特美术馆：英国伦敦的著名美术馆。

太阳成了一只生了绿锈的铜盘。人们都认为，倘若这里有充足的水，情景就一定会好得多了。

如果向西远眺，除了每隔一百英里耸立着一座用以监测火箭飞行的雷达以外，千里荒漠之内杳无人烟，让人觉得挺有意思的。

除了母亲没人给我来信。她在信里问我，在一个象我所描述的不毛之地，我们有什么话题值得一谈？我告诉她，值得谈的东西很多，譬如速度程序的编排、燃料和太空冶炼技术、轨道以及高速旋转引起的移位，等等。当然，还有不少可谈的东西，不过恐怕技术性太强了，她不一定弄得懂。

我不是傻瓜，不到六个星期就明白了那里的生活。每天不是跟着一些人围着火箭转，就是随一些绝妙有趣的人外出。前者都是些蓄着大胡子的教授，身穿肮脏不堪短裤的数学家，秃顶脑袋上戴着太阳帽的化学家，还有那些大部分头发似乎错长到胸前的物理学家。后一种人，在他们还没有提笔画可笑的图画，或是着手写信讨论如何演奏双簧管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们神经质的精神状态。一旦你谈起某些有趣的事，譬如新的过氧化硝酸对比公式，他们就会往后退缩，似乎你背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逼进似的。他们在这里不会呆上很久。在整个威麦拉，唯一能使人保持神经正常的就是火箭了。

很难想象普通人对火箭有多么强烈的兴趣，他们对两枚火箭之间的差别，是异常敏感的。而我们这些在这里呆了半年以上的人，却对火箭抱有一种近乎反感的态度。这儿有美国人在进行宇宙探索，有美军太空医疗研究室，他们用鼠和猴子做试验。我们只限于搞地面控制，将一枚枚火箭依次发射出去。我想，这总会是有益的。难以理解的是，当人们对

某些事情伤透了脑筋和深为不满时，竟还能头脑清醒地进行工作。

那些发射出去的火箭，只有半数是载人的，政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仅有的几次死亡事故，都归咎于资金不足和设备匮乏。话又说回来，我们的处女航若有皇家空军的帮助，并且能得到与原子能研究一样多的经费，我们早就赶在美国人发射人造卫星之前登上月球了。

一般人大概不了解，美国人1954年发射的那颗人造卫星，一直沿着半径为一千英里的轨道绕地球飞行，表面上是为了中转地面的通讯信号，实际上是为飞向莫斯科的洲际导弹制导的。在我谈论这些情况的时候，关于卫星发射的消息才刚刚透露出来，而在此之前就知道内情的只有俄国人。他们在1949年就建立了一个雷达观测系统，监测着天空的每一部分。1955年他们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其轨道在北纬四十九度穿越美国上空。由于美苏双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打算，并装出对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在暗中对抗，所以在我离开地球的时候，这一切仍被视为军事秘密。

在威麦拉，我们既激动又生气，把自己比作德雷克¹、罗利²以及伊丽莎白一世³时代的人。当时新大陆⁴仍是列强纷争的目标，他们也同样不得不卷入与其他国家抗争的漩涡。那些国家投入数以百万的金钱，用了二十年时间进行规划和组织，装备起庞大的“舰队”。而他们也是靠着那点可怜的

1.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英国海军上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航海家。

2. 沃尔特·罗利爵士(1554—1618)：英国探险家，早期的北美殖民主义者，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

3.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英国女皇。

4. 新大陆：指美洲。

资金，仅向政府透露了一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就干了起来。想到这些，真令人激动不已。我们建造了两枚巨型火箭，能以每秒七英里的高速摆脱地球的引力，而且还有余力返回地球。但整整一年我们却按兵不动，因为没人能想出申请购买天文摄影仪器的正当理由。这种仪器能使我们在环绕月球时拍下月球的近距离照片。直到人造卫星的有关消息经军界泄露给政府要员之后，我们才得到一台象样的装有五英尺反射镜的望远镜、一台一千千瓦脉冲的雷达定向仪。

至于我现在要告诉诸位的M76工程，要想躲过那些来访政治家的眼睛，瞒住财政部的官员以及我们这里愚蠢的警卫，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搞一个供水工程，掘一眼深井，再建一个水塔，然后借口不出水而宣布报废。这样，就可以把M76工程匿藏在巨大的水塔里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将矗立起来有两百英尺高，底部直径达五十六英尺的火箭隐藏起来呢？

有时，我们也大动肝火。难道来自帝国十六所大学最聪明的脑袋都是废物，竟然无人能解释为什么要给火箭准备三个百吨液氧罐，据说火箭最大的起飞载重大约有三十吨。我记得留着胡子的马克斯韦尔教授，攥着扳手，脸上淌着汗，短裤用一条在学校用的旧领带束住，裸露的肩头在阳光的暴晒下脱了皮，他举起双手仰天喊道：“给我金属材料，就凭这十个手指，我要造出罐子来！”他几乎是真的做到了，至少是靠着原先设计和建造的厚铝板冶炼厂初步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我们切开了三十加仑的钢铝罐，按照我们的要求重新制作这些罐子，把它们象胶合板一样一层层叠合在一起。

在水塔的掩护下，M76工程在进行着。我想，可能只有

出现谋杀才能解决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结束，才不会看到数学家们为设计火箭的轨道而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他们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精心计算过的曲线，那是有关火箭运行的轨道，每个人都发誓说，这是目前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有的轨道从太阳那一端开始，走一条之字形线路，下降后再回旋上升，然后一路经过金星、月亮，绕过火星往回转，大约两百天左右返回地球。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这螺旋形的轨道美则美矣，但太空船一旦按这轨道飞行，就不会有其他太空船跟着飞行和返回了，这是一条孤单、危险的路线。在我的心目中，太阳系仿佛被许多绚丽的飘带装饰着，宛若新年晚会上一对对旋转的舞伴。

眼下我们只有一艘M76太空船，在可以预料的将来也只能是如此。一朝M76成功地上了天，并带回有关生命的照片，即令火星上没有城镇，那也是举世瞩目的事情。要是大不列颠的国旗飘飞着经过三个星球，我们就一定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再建造一艘太空船。

两枚每秒飞行七英里的火箭的准备工作搁浅了。在最后几天，也就是要开始进行太空冒险时，才发现购买自动摄影装置的合同并未对设备种类做任何说明。当飞船驰向火星时，这些设备将拍下月亮的照片。进入火星轨道后，将拍下火星表面的照片。但用同样的方法拍摄金星，底片上只是一片云海。

马克斯韦尔站在水塔里，仰望着几乎填满整个水塔的高耸的火箭说：“当我想到要是往帐目上再添上三百万英镑，就能在火星上着陆了，这真叫人想大哭一场！”

马克斯韦尔是数学奖的获得者。他提出的计划和运算出的轨道，是我们名符其实的“逃脱委员会”所唯一采纳的。

他将负责指挥和操纵太空船，最重要的是使它返回地球。

我对未来的飞行很感兴趣。六个月来我一直在跟宇航座椅打交道，这是任何想成为M76飞船机组成员的人都要做的事。先是把座椅调整到最舒服的位置，然后是操作，这时就显出技能对熟练操纵飞船是何等的重要。我操作得挺不错。我当时是燃料工程师，曾经制造过一枚合乎规格的火箭。为了使我们的兴致不衰，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将这样一枚标准火箭发射到边远地区去，让它在行政管理大楼上空连翻两个筋斗，栽落到离大楼不到一百码的地方。等楼里的人把耳朵里和纸上的玻璃碎屑收拾干净后，我就向他们解释那是因为不合规则的点火造成的，再不就是因为仪器或我的一位副手出了点差错引起的，这样的事故以后不该再发生了。也许M76飞船是个例外，我真为它捏了一把汗。这艘飞船需要一位燃料工程师，这是很重要的。假如有人劝我去，我是一定会去的。

我的谦虚终于得到了报答。经过一个晚上的研究，“逃脱委员会”公布了最后确定下来的宇航员名单。我的名字列在第二，紧跟在斯蒂芬·马克斯韦尔后面。那天晚上我去了酒吧，度过了一个最痛快的夜晚。

两星期后，我们七个人钻进飞船，躺在各自的座椅上。外面，有人拉动了起飞触发器。

2

我出生在曼彻斯特一个富足的家庭里。电车从门前驶过，左右近邻是一家文具店和五金店。家门前狭窄的玻璃窗上写着：詹姆斯·霍尔德食品商店。

倘若有人认为曼彻斯特街道的一个屠夫兼卖肉商的家庭算不上是好的人家，那就是太不了解曼彻斯特这座城市了。这儿的商人是实力雄厚的中产阶级中最殷实的部分。那家商店连地产在内都归我父亲所有，从未抵押给任何人。拿联合商店来说，不管有多少分店，情况都是一样的，除了雄厚的资产以外，其他一无所有。父亲拥有的店对购进的牲畜，不论死活均付现款。我们一家就住在店铺的楼上。

终于有一天，商店的招牌改成了“詹姆斯·霍尔德父子食品商店”。这个儿子不是指我戈登，而是艾伯特，家里的老二。他对猪肝有特殊的爱好。他的左脚天生畸型，这使他能免征入伍。长兄吉姆，这个可怜的人丧生于阿拉曼¹。我排行老三，只关心自己的事。

我敢断言，呆在曼彻斯特肉铺里的父兄，一定会养得身宽体胖，就象宰割前精心饲养过的牲口一样。我从曼彻斯特工学院毕业后，在一家航空企业工作，但还是与母亲和家人住在一起。我对肉极为反感，有一段时间转而吃素。吃素对

1. 阿拉曼：埃及地名。

谁也不会造成什么痛苦，可是由于参加骑自行车比赛，这吃素还引起一些麻烦。

在曼彻斯特若想认认真真学骑自行车，那早晚会成为当地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学骑自行车就是为了要在比赛中争雄斗胜，假如一次都不敢去尝试，反而耗光了自己的精力，那便是一种浪费。经过训练，我参加了一次比赛，并且赢了。不过我没考虑过比赛获胜而产生的影响。当地的晚报对这件事作了如下报道：“屠夫的儿子在自行车公路赛中，为素食俱乐部赢得了胜利。”

艾伯特后来告诉我，父亲对这以后发生的一桩事有些不解。那是一个星期二，他们卖出的肉是平时的两倍。不断走进店里的顾客，一边买肉或排骨，一边转弯抹角地打听各种各样有关素食的问题。最后进来的顾客，腋下夹着张报纸，有意把标题显露出来，让人一眼就能看到。这成了我们家庭无休无止的口角的发端。

我推迟了应征入伍，这并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但我可以完成自己的实习。在那个时候，我仍然住在家里。看上去我这个套在家庭脖子上看得见的重担，在将来某个时候，会给家庭的自豪感带来某种打击。因此我想，若把那个广告给父亲看，他会为摆脱我而高兴的。

那是一份有关招聘去威麦拉的工程师的广告，而我正好符合招聘条件。首先我要到远离祖辈生息之地的另一个地方去经受特种训练，然后从那里离开地为这差事所以能吸引我，主要是我一直被入伍的事纠缠着，我拖得时间越长就越不可避免要应征入伍，前景就越是不妙。去威麦拉要签订永久性的工作合同，这似乎能使我彻底逃避服役。

人是个难以理解的东西。我原本以为父亲会因我的离去

而高兴，象克伦威尔¹那样。他会说：“我们受够了你，看在上帝的面，你走吧！”相反，他发现了我有这个念头，就一个劲地反对，甚至不惜损害他的切身利益。

他说，年纪轻轻的就到地球的另一端去，是不会有什好下场的。他布道式的劝诫对我影响颇大，效果奇佳，以至我开始怀疑：父亲站在他曼彻斯特肉铺里看到的世界，恐怕与坐在政府办公室里撰写这则广告的官员们所设想的世界是迥然相异的。照他的说法，象我这样主张走出家门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要沉缅于威士忌，注定要在马来亚充满瘴气的丛林里染上热病死去。临终前将无依无靠，无亲无故，身边连一个白人也沒有。

母亲听他那么一说就哭了。在这次劝说中，母亲哭了许多次。我一直闹不清楚她到底为什么哭，是怕自己的小儿子要死在丈夫所描述的那种骇人听闻的环境中，还是不忍看到家里的男人老是吵闹不休，不能取得一致？

艾伯特说：“他要想走，就让他走。为什么不可以呢，这至少有一个好处，可以给家里腾出一间卧室来。”

我不放弃自己的打算，父亲也不就此罢休，越争执下去事情也就越清楚：我们双方谁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我简直无法相信，人们围坐在会议桌前谈判时，最后一定能达成协议。我和父亲的舌战就是一个实证。起初去威麦拉仅仅是想法而已，还打算再权衡斟酌一番。当父亲郑重其事地表态，如果我一意孤行就与我断绝关系，并从他的遗嘱中将我除名以后，我便写信要了一张去威麦拉的申请表，当着他的面填写了，并寄了出去。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

此事就此成了一个原则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真的

1. 奥利弗·克伦威尔（16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

下了决心，要在威麦拉度过余生，也闹不清这一切是否纯属偶然，反正后来我确实是从富丽堂皇的伦敦政府办公楼里走出来，茫然地看着捏在手里的卡片，那是去澳大利亚的单程飞机票。

父亲说我是一个白痴。我离家以前，从布里斯托尔¹的火箭学校回家向大家告别时，发现父亲看上去老多了，在浴室里他一边刮脸，一边自言自语，说我可能要花几年时间才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傻瓜。后来，我就不知道他的情形了，我想他一定还是老样子。我与另外二十个人直飞威麦拉，途中连停下来看看金字塔的机会都没有。

真是自投罗网。我从来没见过沙漠，这地方实在怪异，荒凉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我后悔了，担心父亲的话真的会应验，因此我下了决心，在这里非成功不可！我们这些可怜虫，不管干什么总会有人出来说三道四，甚至比这更甚。当我知道在那些叫人腻烦透顶的科学家中有一位准备教我有关航天方面的高等数学时，真是欣喜若狂。回顾这段经历，我似乎整整昏睡了两年，除了火箭、图表、数据以外，我是一无所知。

经过很长时间我才渐渐感到，自己开始扎根于这片沙漠了。以后我便慢慢苏醒过来，回到了现实中。我明白自己虽是一些人的掌上明珠，并在他人眼里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在多级火箭的推动下扶摇直上，但仍无法把这一片黄沙如浪、尘埃遮目、炎日炙人的沙地，改造成田园牧歌似的仙境，使这里出现姣美的少女，两岸鸟语花香的河流，以及四月里才有的阵雨。

我迟迟才认识到这一事实，而且认识得很不清楚。我竭

1. 布里斯托尔：英国港口城，也是宗教及大学城。